

第 一 辑

永远澄碧的天空

永远澄碧的是北京的天空。不论春天、夏天，甚至冬天，北京的天空永远是这样澄澈、蔚蓝。至于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那就更不用说。

一向住在北京的人，也许不觉得他们头上的天空有什么特点。最懂得故乡可爱的，却往往是那些走遍天涯，倦游归来的亲故，或是久客异方，思归不得的游子。不妨用我自己的切身经历，顺便举一个例。我生长在江南水乡，为了上学，二十岁那年，独自背着行李，来到北京，一口气住了四年。那时，在我这个“南方人”眼中，北京的天空已经显得蓝得出奇，高得出奇。后来我远离祖国，在几万里外，旅居了十多年。在那些独客异乡的年月里，我夜间常常梦见一片蔚蓝无际、澄碧如水的天空。我对它企慕怀恋地仰望，仰望……而它，总是那么高，总是那么远，高不可攀，

远不可即。有时，在那蓝得和海水似的梦的天空中，飘过一朵小小的白云，缓缓地，轻柔地，使我心里仿佛受到了抚慰，又温暖，又带点儿辛酸滋味。这朵梦中的小白云，常常悠然展开，形成一方小小的白手帕，飘荡在高空。于是我回想起离开祖国那天，海船渐渐地推开码头，送行的亲友，好像心中都感到此别非小别，各人用不同程度的激动的眼光，代替一根看不见的游丝，系在我身上，同时纷纷向我招手，向我扬起雪白耀眼的手帕。想必是，当时有一方小手帕，让一阵海风刮上云霄，一直追着海船，追着我，飘啊，飘啊，飘到几万里外。这一方小手绢，跟着游子在异乡漂泊，五年，十年，比十年更久。它永不离开游子的睡梦。它常常在游子梦中，在游子心中的永远蔚蓝的祖国的天空，以小白云的形态出现，轻柔地，缓慢地飘扬。另一些时候，我在梦中看见这朵小白云轻轻舒展，变成一片船帆。白帆被天风吹得鼓鼓的，一劲儿向我驶来。然而，梦是无边无岸的；小白帆永远驶不到码头，永远到不了我身边。我心里明白，小白帆是来接我回乡的，夜夜梦中，我盼望小白帆出现在蔚蓝的天空，盼它驶近我，渐渐

地，渐渐地……

在远方度过了五年、十年，比十年更久，终于有一天，小白帆把我接回来了。返国后过了几年，由于工作调遣的机会，我居然实现了生平最殷切的愿望之一：定居在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起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它和我年轻时认识的北平，有根本的区别。北京，它成了新中国的心脏，人民的首都。今天北京的天空，显得分外澄碧。在北京建都以来的数百年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见到过这样澄澈、深远、伟大的天宇。北京的蔚蓝的高空，祖国的万古不朽的光辉面貌，在我心中获得了新的、庄严的意义。

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凝视这永远澄碧的天空，很自然地看出有几千年悠久传统的祖国文明的卓越的精神面貌。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必然会在这蔚蓝纯净的高空下，看见解放了的、站起来了的六亿人民在进步路程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崇高的目标和深远的智谋。北京的永久澄碧的天空，它象征着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无比英明、无比光辉。

静穆、蔚蓝、明净，啊！北京的天空，我现在明

白了，我毕生向往的是你，我在几万里外苦苦怀念的是你。静穆，是大勇者的静穆，是强者的坚定。明净，是大智者的气宇，是真理的表征。蔚蓝，是钢铁般的意志的闪光。北京的天空，在你的蔚蓝的光芒照耀下，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看清了共同奋斗的道路。多少祖国的儿女，漂泊、流寓在几万里外，在异乡异域的角角落落，他们的心情我深深知道。离开祖国越远，愈久，祖国的蔚蓝天空的宁静而慈祥的光辉，愈益鲜明地指引着他们万里乡思的缥缈归程。

永远澄碧的北京的天空，无疑地，也象征着当前全世界热爱和平、民主，以及为了反抗强暴，反抗压迫、剥削和侮辱而坚强战斗着的无数民族、亿万人民的最可靠的希望。世界上不论何处阴云蔽日，风雨如晦，北京的天宇永远是这样明亮、清澈、宁定。不论是浓云或风沙，不论是暴雨或狂飙，都不能一刻干扰或阴蔽北京的永远澄碧的天空。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切，都不过是象征性的语言。自然啰，用气象学家的话来说，北京也不免

有刮风或下雨的日子，也不免有阴天或雾晨。可是，即使用气象学家的语言，也不能否认在北京一年中晴朗的日子比别处多。然而我们要说的却是气象学家用他那套可敬的仪器怎么也测量不出来的一种颇为深刻的现象。那就是，在每一个北京人的心的深处，展开着一片永远蔚蓝，永远明净的天空。关于这，请允许我再谈一点自己的体验。每当我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在生活或工作中碰到困难而情绪欠高的时候，每当我感觉到内心的天宇，迷蒙于霎时的阴云或昏雾的时候，我总要仰望天空，仰望我崇敬的蔚蓝的天空。它的庄严静穆的面目，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启示，使我情绪的波澜趋于平静，内心的天宇云开雾散。

北京的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是永远澄碧，永远静穆的。从它那儿，我们经常汲取无穷的力量，无限的信心。即使有时它的面目偶然被过境的烟云遮住，被远方吹来的尘沙蒙蔽，我们的会心的目光，也能够透过尘沙，穿过烟雾，而看见永远光明，永远莹洁，永远蔚蓝的北京的天空的真面，永恒的北京的天空。

一九六二年国庆前夕，于北京

把窗子开向春天

这些日子，窗外行人哼着的曲调跟平时颇有些不同。听起来，声音渐渐趋向柔和、轻快，并且带一点兴奋。柔和轻快的调子，一天比一天显著，压倒呼呼的风声。

有不少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成天成月坐在小小的工作室里，不是摸摸书本，就是抓抓笔杆。按照终日坐着不动的劳动方式看来，这路人很类似鞋匠或缝工。瞧他们从清早到晚上，埋头在窗前，这边缝缝，那边补补，忙个不停。

说实在的，我个人十分钦佩和羡慕鞋匠和缝工。他们的劳动效益是多么具体、实际而且直接。为了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多少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摩顶放踵地劳动着、战斗着；多少人栉风沐雨；多少人奔波在崎岖的道路上。而这些人身上穿的，脚上登

的，哪一桩能不惜重缝工或鞋匠的劳力？可是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也腰驼背曲，坐在窗前，一天忙到晚，但工作的成果，对于那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着的人，能像缝工和鞋匠的劳动产品那样，满足大多数人最迫切、最实际的需要吗？这个问题，常使我心中困惑。这就是我的窗下伏案生涯的心情之一种，因此提到窗子，就不能不联想起来。

应当老实招供：我手在忙，眼睛在忙，思想在忙，而我的注意力，却常常抵抗不住窗子的吸引。尽管我没有工夫常到窗口去眺望，我的心，却好比童话中小王子的那只珍贵的鸟笼，经常挂在窗口。

窗子，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和劳动在斗室中的人，确实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给我们带来光线和空气，尤其是使我们和外间的广大天地打成一片，息息相通。常言道：“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能不能说：“窗子是灵魂的眼睛”？不但是眼睛而且也是耳朵。通过窗口，传来胡同中行人的脚步声、谈笑声和歌声。这些声音并不搅扰我们，反而成了我们在寂静中不可缺少的同伴。每

到中午和傍晚，尤其是傍晚，受过了这种长期训练的听觉，不由自主地在期待窗外行人的声音。早晨情况稍微不同。那时，以比较急促的脚步声和自行车的轮声、铃声算为主调。歌声、语声比较少。这是因为大伙忙着赶去上班，惦记着在新的一天里将要开始的工作。中午和傍晚，下班归来的行人，既经完成了自己的活计，心情舒畅，有说有笑，随便哼着不成曲调的曲调，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记得前些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胡同口外的十字街头，好心肠的人们在电灯杆上装了几只强有力的“电喇叭”，整天哇啦哇啦地播送激昂慷慨的歌曲，没有疑问，在街上广播音乐和歌曲，足以造成一种喜洋洋的节日气氛。然而也带来了一些不方便。且不说街上行人和附近居民受到音乐不停地震荡，神经不易消除紧张，即便街上车辆往来，喇叭声和铃声，有时很可能听不清，至于交通民警指挥交通的喊话，更不知有多少费劲。这种经常性的街头音乐广播，后来取消了。于是，窗外胡同小道上的歌声、笑语声、脚步声，每逢下班的时分，像欢乐的小溪流一般，淙淙潺潺，听起来

更清楚，更亲切，更令人愉快。这些平凡而琐碎的声音，难道不是我们新社会里最自然、最朴素、最动人的一种街头音乐、生活音乐吗？

惯于谛听窗外行人动静的耳朵，久而久之，学会了从歌声和笑语中，辨别大千世界的种种变化，诸如天际风云，社会大事，季节更迭，日色阴晴，以至里巷居户的家常生活，街上蔬菜副食的供应情况，等等。这些日子，窗外人声里似乎洋溢着上文提到的和畅之感，压倒天边呼呼的风声。这使得窗里的人，忍不住推窗眺望：原来是春天到了。远处的杨柳梢头，已经泛起一层近乎淡黄的嫩绿，邻人小院里，一树疏淡的李花，好比一位刚从学校毕业，新来参加工作的姑娘，见了面生的同事，不免稍含羞涩然而毫不畏葸地微微一笑。

在古代的诗词中，常把春天比作娇艳的美人。其实不然。你听，天边这怒吼的狂风。这就是我们这儿的春天在高唱豪迈的进行曲。她在和严冬的余威作无情的斗争。她从严冬手里，一寸寸地夺取战场，占领大地，把胜利的彩幡逐一插在桃李枝上，杨柳梢头。我们这儿的春天，是不平凡

的春天。她矫健、泼辣、坚强、壮丽。她常常在和飞沙走石的狂风搏斗中，回过头来，对我们嫣然一笑。面对敌人，她向来不缺少钢铁般的战斗意志；而她抱着满怀温爱和热情，面对人民。我们这儿的春天，象征这儿人民的灵魂。他们必须和寒流和狂风作坚决的斗争，才能保卫春天，使她从容地在我们的土地上织出层层锦纹。

在我们伟大国家广阔无边的土地上，春天以不同的时日，不同的面目出现。生长在“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温柔明媚的春光中的江南人，乍到北国，对于这儿的横枪跃马，高歌呐喊的战斗的春天，或许不大习惯。我亲身有过这种体验。可是，人们不难明白，真正的春天，应当是奋勇斗争的季节。没有春天的激战，哪里有夏日的繁荣和秋季的丰收？不经过艰苦的斗争，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如果说我毫不怀念江南，那倒也不合乎事实。只是怀念江南，并不妨碍我怀着深深的敬意，热爱北国之春。

阵阵狂风，吹得我们心头燃起烈火，仿佛听到我们这儿的春天，向着全国各处的建设岗位和战斗岗位，在吹动雄壮的进军号角；一年之计在于

春，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即便是最平凡的，点点滴滴的日常工作，如果要用战斗的姿态去完成，也必须心头燃起这样的烈火。不顾塞外的寒流和戈壁尘沙，我们还是要敞开窗子，让浩荡的春风吹入胸怀。

一九六三年四月

竹林夜雨

遍山竹林，潇潇风雨……

今夜，我在莫干山中名叫“屋脊头”的山梁上，小楼斗室孤灯，静听屋前屋后竹林在吟哦一支难以形容的凄清曲调，使我整个心神陶醉在这旋律中。

我拿起这支笨拙的笔想写些什么？怎样使唤言语去表达音乐的感受呢？至多不过说几句无能为力而深为遗憾的话吧。

我是个音乐盲，不懂得欣赏音乐和理解音乐。弦管丝竹，民族音乐，多少还能打动我的心，至于西洋古今乐曲，让我来听简直是对牛弹瑟，牛不入耳。幸而我每逢听到风雨声的交响乐，迟钝的感受力反而敏锐一些，我的音乐盲的缺陷似乎稍稍得到补偿。何况今宵的风雨声不同凡响，乃是

深山幽篁的激情泛滥，我不怀疑深山幽篁也有灵性。风雨飘摇中，万竿修篁时而啼泣，时而呼啸。但是，啼泣、呼啸，在这儿都是十分笨拙的用语。不管啼泣、呼啸，或者说凄清，这儿都不意味着悲哀，而是指激情的高亢振荡。我完全理解有人在听激荡心魂的交响乐时泣不可抑，当然不是由于悲哀。

艺术的感受是灵魂深处的振荡，是心弦的共鸣，这种感性境界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明。我想补充几句，也不外乎隔靴搔痒的一些联想而已。

竹林和风雨，自然界的两种常见现象，从我童年时期起，就给我带来音乐美的陶醉，好比显克微支小说《乐人扬珂》中的可怜孩子一样，往往听得出神。在这方面，诗人画家和音乐大师们都没有给我任何启发。我的感受力是得之于先天条件的，是故乡故土对我的恩赐。

距今七十年前，我出生在春雨连绵的江南水乡。仿佛记得，我来到人间的第一天，竹林风雨就吹奏着清幽婉约的曲调欢迎我。深情的故乡给我准备了竹林风雨的交响乐，作为我呱呱坠地时的伴奏。稍后，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在故

乡怀抱中开始成长，竹林和风雨还时常用它们的优美节奏，培养我对自然界音乐美的欣赏力。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我心灵深处还存留着一星星纯洁的音乐爱好，饮水思源，不能不把这种心情和对故乡的系念交织在一起。

由于偶然的机缘，我今夜又投身于竹林风雨的旋律波澜中。我张开双臂，拥抱这天外飞来的片刻陶醉，因为我拥抱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故乡故土。天涯何处无风雨？游子在天南地北经受风风雨雨，哪一次，当他听到异乡风雨在吟唱，他心中不是深深感到故乡在向他呼唤？

写到这里，无限惆怅在我心中展开一层薄雾，促使我抛开手中的笨笔，索性熄灭电灯，在黑暗中推开小窗，让深夜的山风挟着一股寒意，几滴细雨，扑到我脸上。我摆脱音乐的魅力，苏醒过来。一切美好的陶醉都是稍纵即逝的，否则就不成为陶醉了。

美的欣赏是一种陶醉，创造更是一种陶醉。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创造，不但是艺术创造，埋头苦干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哪怕是平凡的小事，只要付出全心全力，认真地、有创造性地去干，也

可以成为一种创造。

我的心灵永远在期待新的陶醉。

一九八一年